



11

ワ保士
5984
8-3



門保4
號 5984
卷 8-3

東漢會要卷之十

宋 徐 天 麟 撰

輿服下

總敘冠服

秦以戰國卽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禘玄
漢承秦故至世祖踐阼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
郊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絢履以
祀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於時致治平矣天子三
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服
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



東漢會要卷之十
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彩大佩赤
鳥履絢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祗服五嶽
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祔立長冠五郊各
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祔立以從志
袁宏曰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禮周衰而其制漸微至
戰國時各爲靡麗之服秦有天下而收用之上以供
至尊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章於是殘毀矣漢初文
學既缺時亦草創輿服旗幟一承秦制故雖少改所
用尚多至是天子依周官禮記制度冠冕衣裳佩玉
乘輿擬古式矣袁紀

冕冠

冕冠垂旒前後邃延玉藻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
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之
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之說冕皆廣七寸長尺
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立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以
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
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各
以其綬采色爲組纓旁垂黹纊郊天地祀明堂則冠
之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
成陳留襄邑獻之云云

長冠

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纒爲之制如板以竹爲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也民謂之鵲尾冠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衲玄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綺練示其赤心奉神也五郊衣幘綺練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爲祭服尊敬之至也

委貌冠 皮弁冠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阜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阜領袖下素裳所謂皮素積者也

爵弁冠

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繪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筭所謂夏收殷皞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禮曰朱干玉鉞冕而舞大夏此之謂也

通天冠

通天冠高九寸正直頂少邪卻乃直下爲鐵卷梁前

有山展筓爲述乘輿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隨時
五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禮記孔子
衣縫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今
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阜緣領袖中衣爲朝
服云

遠遊冠

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筓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
服也

高山冠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不邪卻直豎無山述展
筓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太傅胡廣說曰高山冠蓋
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

進賢冠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
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自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
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
兩梁冠示加服也

法冠

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爲展筓鐵柱卷執法者
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廌冠獬廌神

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爲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武冠

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刀云

建華冠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絢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鷓冠前圓以爲此則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

方山冠

方山冠似進賢以五采縠爲之祠宗廟天子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

巧士冠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

東漢書卷之十一
五
星云

卻非冠

卻非冠制似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

卻敵冠

卻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衛士服之

樊噲冠

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

術氏冠

術氏冠前圓吳制差池邈迤四重趙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

鷓冠

鷓冠纓諸冠皆有纓紩執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紩以青系為緹加雙鷓尾豎左右為鷓冠云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鷓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綺白虎文劍佩

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
云鶡者勇雉也其鬪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
武士秦施之焉

幘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故詩曰
有頰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
文武並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爲絳帟以表
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卻掣之施巾連
題卻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蹟也頭
首嚴蹟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崇其巾爲屋
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
耳稱其冠也尚書幘收方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
顯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皂衣羣吏
春服青幘立夏乃止助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
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
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遠冒也喪幘卻掣
反本禮也升數如冠與冠偕也期喪起耳有收素幘
亦如之禮輕重有制變除從漸文也

佩玉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鞞貴賤有殊佩所以

章德服之衷也鞞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
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
鞞非兵旗於是解去鞞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
曰鞞鞞佩璲此之謂也鞞佩旣廢秦乃以采組連結
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
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
佩衝牙雙瑠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
以采絲其視冕旒爲祭服云

佩刀

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
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
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
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
鮫爲鏘口之飾乘輿者加翡翠四紆嬰其側

佩印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
玉自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
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滕貫白珠赤罽
鞞諸侯王以下以綺赤絲鞞滕綺各如其印質刻書
文曰正月剛卯旣決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

東漢書卷之十
帝令祝融以敎夔龍庶疫剛瘳莫我敢當疾日嚴卯
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及既正既直既觚既方
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前書注云以正月卯日作

黃赤綬

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澶黃圭長丈九尺九寸
五百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皇后亦如之

赤綬

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澶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加特也

綠綬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澶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

紫綬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澶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
公主封君服紫綬

青綬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澶青圭長七尺百二十首
自青綬以上繼皆長三尺二寸與綬

同采而首半繼者古佩繼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繼紫綬以上繼綬之間得施玉環鐻云

黑綬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滄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

黃綬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滄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繼綬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

青紺綸

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爲一文文采滄爲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尺六寸

后夫人服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皐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翦菴齒簪珥耳璫垂珠簪以瑇瑁爲撻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凰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鐻左右一橫簪之以安齒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撻有等級焉

皇后謁廟服紺上皐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

袖緣以條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罷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

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大手結墨瑁璫又加簪珥

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衣服同制

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爲緹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爲帶鐻飾以白珠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菌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橈長一尺爲簪珥入廟佐祭者皂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白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繪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五色采青絳黃緣紅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紺賈人緇縹而已公卿列侯以下皆單緣襪制文繡爲祭服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襜闥緣加上之服建武永平禁絕之建初永元又復中重

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絕矣

車服雜錄

光武行司隸校尉時更始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繡擁髻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紀

凡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繡赤舄服絢履大佩皆為祭服其餘悉為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為常朝服云宗廟以下祠祀皆冠長冠皐繒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綉練五郊色從其色焉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罷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從時皆冠一梁不宜以為常服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門大夫職如諫大夫洗馬職如謁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舊也方言可寢奏可謁者古者一名洗馬並本志

及將祀天郊報地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紃紘纒王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綵鞶厲結飛雲之袷輅植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飈悠以容裔六玄蚪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龍駟華轡金鍍亡犯鏤錫方鈇左

燾鈎膺玉環襄鑿聲噦噦和鈴缺缺重輪貳轄疏轂
飛鈴羽蓋葳蕤葩瑤曲莖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
繁纓立戈迪夏農輿輅木屬車九九乘軒竝轂伏
弩重旃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鑿旗皮軒通
帛綺旒雲罕九旂關戟鞞鞞珥髦被繡虎夫戴鷓
駙承華之蒲梢馬名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陳奏
嚴鼓之嘈囂才達反戎士介而揚揮載金鉦而建黃鉞

東京賦

安帝永初四年以并涼饑饉正旦朝會不陳充庭車
郭賀為荊州刺史顯宗賜以三公服勅行部去襜帷

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蔡茂傳

靈帝時賈琮拜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
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
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舉之賈琮傳

光武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

馬援從弟子游願乘下澤車

安帝賜馮石駁犀貝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祭遵薨贈以朱輪容車介士

蔡邕封董卓曰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

爪畫兩轡遠近以為非宜卓於是改乘阜蓋車蔡邕傳

梁冀改易輿服之制作平駟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

身扇狐尾單衣

銀艾張奐前後十要銀艾注云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

臣天麟按上天下澤而尊卑之分以明觀象審數

而輿服之儀以備古先聖王所以制為車蓋旂常

之文冕弁采章之飾者豈徒以備一代之制彰斧

藻之美而已所以明尊卑辨等列使之不得以相

踰者也故五車之制一定則乘墨棧者不得擬於

篆纒五冕之制一立則服絺玄者不得僭於鷩毳

所以檢攝人心維持名分者蓋於此乎寓焉三代

既衰六籍焚蕩秦人徒知尊君卑臣而不知有禮

制是以古人輿服制度浸以弗存西京禮文本與

秦儀雜就而車服之制因陋就簡是以班史無傳

焉東京自顯宗致意於明堂辟雍靈臺之事而輅

車衮冕其制始備故范蔚宗序次本紀載永平二

年宗祀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

絢屨以行事其序儒林傳曰光武初建三雍明帝

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

駕盛清道之儀蓋自周衰歷數百年之後東京之

制始彷彿乎三代之舊史氏嚴而志之蓋亦幸其
能復古矣然其間名物度數或仍秦漢之舊而未
能盡加釐正君子亦不能無遺憾也

東漢會要卷之十

東漢會要卷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文學上

帝學

光武天鳳中之長安受尚書畧通大義自隴蜀平後
未嘗復言軍旅每旦親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
講論經理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息承間諫曰陛下有
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帝曰我自樂此不爲
疲也

紀

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雲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

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
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
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
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召名
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琊承宮等或安車結駟
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
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燕會則
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
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
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
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
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

言永平

樊準傳

顯宗十歲能通春秋及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
桓榮弟子何湯將以尙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
師爲誰對曰沛國桓榮帝卽召榮令說尙書使授太
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拜太子少傅
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曰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
經義覽觀古今儲君副主莫能精專博學若此者也
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

報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况以不才敢承誨命顯宗卽位尊以師禮桓榮傳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卽位親行其禮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

橋門而觀者蓋億萬計

儒林傳序

肅宗卽位下詔曰孝明皇帝博貫六藝不舍晝夜紀

顯宗以桓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常居禁中論經書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桓郁傳

章帝之爲太子也受尙書於汝南張酺元和二年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尙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張酺傳

肅宗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條奏之賈逵傳

和帝卽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曰天下之命垂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卽位

東漢會要卷十一
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
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
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
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
尙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
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
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
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郁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桓郁
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選術藝
之士以充其官紀

順帝卽位桓焉授經禁中

趙典侍講禁內

桓帝初桓彬爲議郎入侍講禁中

張酺子蕃以郎侍講

楊秉爲任城相以明尙書召入侍講

楊賜劉寬侍華光殿中並本傳

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黨錮傳

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十五章蔡邕傳

獻帝頗好文學苟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曰
夕談論

馬巖勸學省中本傳

太學

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

各有差

紀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去官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

七年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

太學者禮義之官教化所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

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比

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宏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

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

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

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

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

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

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

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之事也語曰中國

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

之朱浮傳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

儒衣温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

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

盡日乃罷

桓榮傳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王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

紀

十四年司空徐防上疏以爲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勸勉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上從之

徐防傳

延光三年幸太學

紀

順帝永建六年將以大匠翟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九月繕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

翟酺傳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八補郎舍人左雄

又奏召海內各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名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左雄傳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襄楷傳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

紀

光和五年十二月幸太學

紀

獻帝初平四年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

紀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及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遵

豆千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其中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下始冠
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
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
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
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
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學校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
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會諸儒於白虎
觀考詳同異連月初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
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
事近署所以網羅逸遺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
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
勸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
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
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
爲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芻刈其下順帝感翟醜之言
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

東漢會要卷二十一
者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
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
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
而多以浮華相尙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旣誅其高
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
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
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二體書
法以相參檢立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儒林傳

宮邸學

明帝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本紀

四姓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安帝元初六年鄧太后詔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尙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

東漢書卷十一
九
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
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
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
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后紀

鴻都門學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
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
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
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
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
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
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
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
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
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競利作者鼎沸其高
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
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
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
守奉祿於義已宏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
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

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光緒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以爲列焉後又詔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尚書陽球奏曰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之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烏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脫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孺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陽球傳

郡國學

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

班固東都賦

建武六年李忠爲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

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李忠傳

明帝永平十年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埴箎和之以娛嘉賓紀

宋均調辰陽長為立學校本傳

寇恂為汝南大守修鄉校敎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本傳

衛颯為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敎本傳

任延為武威太守造立敎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

雅之士本傳

秦彭為山陽太守崇好儒雅修明庠序每春秋饗射

輒修升降揖遜之儀本傳

鮑德為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

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養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

莫不勸服鮑德傳

東漢會要卷十一

東漢會要卷十二

宋 徐 天 麟 撰

文學中

國史

永平十五年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因

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

東平王傳

馬嚴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馬嚴傳

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

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

后紀

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班彪乃繼採前史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作國史者有詔收固繫獄固弟超詣闕上書具言固所著述意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帝乃復令終成前書綜其行事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殫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無不誦焉

班固傳

曹世叔妻名昭班彪女也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建閣踵而成之後又詔馬融兄續繼昭成之

列女傳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張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

纂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術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張衡傳

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十餘萬言

本傳

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鄧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皇太后正位內朝化流四海漢之舊典世有記注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帝從之

后紀

安帝時李尤受詔與劉珍等俱撰漢記

李尤傳

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劉駒駱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劉珍傳

應奉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事

本傳

桓帝元嘉中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實等共撰漢紀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曰伏侯注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

伏湛傳

荀爽集漢成敗事可鑒戒者謂之漢語

本傳

蔡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分別首

目錄置章左

猶前書十志也律歷志第一禮志第二樂志第三郊祀志第四天文志第五車

服志第六帝嘉其才宥還本郡及誅董卓司徒王允收

付廷尉邕陳辭乞黥首刑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

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

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

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

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

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

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

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

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縉紳諸

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

之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

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

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

蔡邕傳

盧植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記

盧植傳

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乃令荀悅依左氏

傳體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

多美

本傳

景祐元年祕書丞余靖言謹按後漢明帝詔班固

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
後有劉珍李充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又
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
地理志又邊韶崔寶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
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
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劇盧植續爲東觀漢記吳
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
薛瑩作後漢記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
取眾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
嶠刪定東觀記爲後漢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

作後漢書一百一十二卷秘書監袁山松作一百
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
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范被誅至梁世有劉令
劉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右
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革希立
學士許叔牙成立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集范曄
後漢書注儀鳳初上之付秘書省傳之至今

圖書

校
讎

東觀學者稱爲老氏藏至道家蓬萊山

寶章
傳

藏書閣

曾大
家傳

蘭臺

百官志蘭臺合史
掌奏及印工文書

石室

李固傳陛下官開石室陳圖書 秘館 賈逵傳

秘書

儒林傳序

中書

盧植傳

秘書監

桓帝置官

東觀郎

李尤傳

校書郎

馬融傳

校書郎

班固傳

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

後參倍於前

儒林傳

班固永平中為郎與傅毅賈逵同校秘書 傳本

賈逵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

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

傳本

建初二年賜東平王蒼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 傳本

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

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 紀

鄧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書

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

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

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

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

紀后

安帝永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

謁者劉珍與校書郎劉駒駭馬融及五經諸子傳記

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本紀及蔡倫劉珍傳

太僕鄧康薦竇章八東觀為校書竇章傳

順帝永平元年詔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

經諸子百家藝術伏湛傳

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以經籍去聖

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楊賜馬日

磾張紉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

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

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

千餘兩填塞街陌蔡邕傳雒陽記曰太學講堂前石

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

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

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字盧植上書願得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

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裁定

聖典刊正碑文歲餘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

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蔡邕盧植傳

吳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子祐諫乃止吳祐傳

杜林嘗為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漕困阨

自以不能濟於眾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

學將絕於此耶濟南徐巡東海衛宏更受林以前所

得一卷古文尙書林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爲此道
將絕何意二生復得之耶此道不墜於地矣袁紀

董卓遷都關中王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緯要者
以從旣至長安皆分別條上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
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王允傳

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
明鴻都諸藏典籍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
連爲帷蓋小乃制爲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
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
蕩莫不泯盡焉儒林傳

經學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
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
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
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
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
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
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
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焉
又雄所謂澆澆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

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
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
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
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闕盜
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
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
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
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
剝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
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効

平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

儒林傳

光武中興未及下車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
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
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
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
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儒林傳

祭遵奏置五經大夫

本傳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逾遠章句遺辭
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稽古求道
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

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紀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世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

法云鄭玄論

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行諍訟議論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經侮道術寔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

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本傳

五經諸儒

馬融字季長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才高博給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井丹字大春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許慎字叔重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順帝詔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

鄭玄字康成少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西入關因涿郡盧植專扶風馬融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盧植字子幹少與鄭玄同事馬融能通古今好學研
精而不守章句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並本傳

易家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
人施讎東海孟喜琅琊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
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
又東萊費直傳易授琅琊王橫為費氏學本以古字
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受于康及蘭陵毋將永
為高氏學施孟梁邱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
未得立

施氏易 劉昆

孟氏易 袁安子京 孫彭 注丹 任安 夏恭

梁邱易 范升 楊政 張興

京氏易 戴憑 孫期 魏滿 郎顛

樊英

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
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
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尚書家

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

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
至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
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
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
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受膠東庸譚
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尚書 歐陽歛 牟長 宋登 尹敏 楊震

桓榮 丁鴻 張興

大夏侯尚書 張紉 賈逵 牟融

小夏侯尚書 王良

古文尚書 周防 孔僖 楊倫 杜林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
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
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
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詩家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為作訓詁是為魯詩
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
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
得立

魯詩 高詡 包咸 魏應 陳重

齊詩 伏恭 任末 景鸞

韓詩 薛漢 召馴 楊仁 趙睦 李恂

毛詩 衛宏

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詩箋

禮家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邱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今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後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大戴禮

小戴禮 鄭玄

慶氏禮 曹充 曹褒 董鈞

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

三禮焉

春秋家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又暇邱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訓詁授趙人貫公

公羊嚴氏春秋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

望 程曾 樊儵 張霸 張楷

公羊顏氏春秋 張玄 李育 何休

穀梁春秋

左氏春秋 鄭興 鄭眾 陳元 賈徽 賈逵

服虔 潁容 謝該 李封 吳祐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

東漢會要卷十二

番禺 王國瑞校
黎永椿

東漢會要卷十三

宋 徐天麟 撰

文學下

講論經義

建武二年召范升爲博士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
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
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
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
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中大夫許
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

東漢書卷之三
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
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有司請置京氏易博
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
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
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
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
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
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矣顏淵曰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
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未學也
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
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
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
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
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學不修奏立左費非政
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
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
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
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
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

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

下博士

范升傳

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戴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講經不窮戴侍中

戴憑傳

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

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諮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文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

東漢會要卷三
三
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
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
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宏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
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
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
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
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
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帝在人間時聞衛
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
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
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
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
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
弭戎事畧戢畱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
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
績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
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
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
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
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

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陳元傳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綱紀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

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詰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榦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

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今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曆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

賈逵傳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

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
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
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
虎議奏廣平王羨及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
賈逵皆與焉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善帝數嗟
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本紀及
丁鴻傳

和帝永元十一年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使中大夫魯
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
罷朝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
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

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
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
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芻蕘以言得罪幽遠
獨有遺失也

魯丕
傳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

太學門外

詳見圖
書類

論讖

光武避吏新野宛人李通以圖讖說光武曰劉氏復
興李氏為輔

紀

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

東漢會要卷三
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
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
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
道卯金修德爲天子帝猶固辭羣下僉曰皇天大命
不可稽留乃卽皇帝位紀

中元二年初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紀
世祖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
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
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
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
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
窮析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
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
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靈
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不悅其後有詔書
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
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
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
得解桓譚傳

帝以尹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恠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儒林傳

朱浮為大僕與講圖讖傳

帝嘗問鄭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鄭興傳

賈逵曰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

遺勅莖省納臣言寫其傳詰藏之秘書賈逵傳臣天

逵嘗摛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及考

逵論左氏乃專引其合圖讖以為證范氏謂鄭興賈

逵以附同稱顯蓋謂此也肅宗即位有司言孝明皇帝聰明淵塞著在圖讖河

曰圖出代九天開明受用嗣興十代以光又括地象曰十代禮樂文雅並出謂明帝也

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張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

東漢書卷三
九
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證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

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二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摛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

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張衡傳

自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允信讖言士之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

見藏擯

方術序

臣天麟竊謂聖人之道如桑麻穀粟饑必食寒必

衣不可外此而他求也自古楊墨申韓之流均爲異端然幸有聖賢者出抵排攘斥而後人心正邪說息天下後世知其害道而不溺焉若夫讖緯之學託於六經以文其私說雜之以圖記證之以占驗始自哀平盛於建武上意所好下爭趨之由是東京之士波流風靡雖賈逵曹褒之倫亦且溺其習而不自覺獨桓譚尹敏張衡數君子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嗚呼若數子者可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旣倒者歟

論浮屠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

國始傳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楚王

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楚王英奉黃縑白紬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以贖罪愆國相以聞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

中傳

楚王

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

本紀

延熹中襄楷上書言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

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
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
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
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
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姪女豔婦極天下之
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襄楷傳
陶謙同郡人笮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大起浮屠寺
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
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
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陶謙傳

范氏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之間也張騫懷致
遠之畧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
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言張
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超雖列其奉浮屠不
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其國
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
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
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
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
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

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尙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西域傳論

東漢會要卷十三

東漢會要卷十四

宋 徐 天 麟 撰

歷數上

律準

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歷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召通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羲和劉歆典領條奏班固取以爲志而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

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
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
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
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
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
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元和元年待
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
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
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
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
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爲能傳
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不中其四不中其六
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熹平六年東
觀召典律者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及
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故史官能
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摧常數及候氣
而已

候氣

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
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於陰陽冬至陽氣應則

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
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
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
則占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覺必周密布緹縵
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
其上葭葦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
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
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
其歷

賈逵論歷元和二年始用四分歷

自太初元年始用二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歷稱後天
朔先歷朔或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
無退建武八年朱浮許淑等數上言歷不正宜當改
更時分度覺差尙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
平五年官歷署七月十六日食待詔楊岑見時月食
多先歷卽縮用算上爲日上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歷
不中詔書令岑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
五官歷皆失岑皆由庚寅詔令岑著弦望月食官復
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之法與岑課歲餘
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書令盛

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
盛防等未能分明厯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
已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
章帝知其謬錯故召治厯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二
月甲寅遂下詔曰朕聞古先聞王先天而天不違後
天而奉天時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厯改憲史官
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
浸以謬錯今改行四分以遵奉天之文於是四分施
行行之未期章帝復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厯者衛
承李崇梁簡嚴勛徐震蘇統及訢梵等十人以爲月

當先小卽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
梵等以爲當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諧耦十六日月朏
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同時不得異日又上知訢
梵冗見勅母拘厯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
厯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
有差跌逵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

永元論厯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
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厯密
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

東漢書卷之四
四
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歷漏隨日南北爲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爲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爲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昔太初歷之興也發謀於元封啟定於天鳳積百三十年是非乃審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訖於永元七十餘年然後儀式備立而此一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百寮會議羣儒騁思論之有方益於多聞識之故詳錄焉

延光論歷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尙書郎張衡周興難誦豐參案儀注考往校今以爲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興天相應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

東漢書卷之四
五
南尹社太子舍人李弘等四十人議四分歷最得其正不宜議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太初歷衆賢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兩歷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濶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前以爲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爲有關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上納其言遂改歷事

漢安論歷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孝武皇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牘密太初爲最其後劉歆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進退餘分六十三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寢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改用四分更以庚申爲元既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闕之歲同詔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歷宗訢等議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四分歷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

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歷元光武皇帝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歷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熹平論歷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歷元不正歷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爲

元者詔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議郎蔡邕以爲歷數精微得失更迭是以承秦歷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歷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案歷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歷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太初效驗無所漏失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延光元年中謁者宣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竟不施行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改行四

東漢書要卷之四
分深引河雒圖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爲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直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詔書勿治罪

論月食

太初厯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爲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食術以八月其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當月食而厯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以紺法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厯以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嘉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厯食者十六事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術曜同月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三月官厯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厯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爲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

身漢書卷之四
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
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
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兄整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
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詔書下太常其
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
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於太
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
未有獨中之異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恂整誠各
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恂術爲洪
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謾

欺恂誠各以二月奉贖罪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
二年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
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厯河平元年月錯以己巳爲
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
二事以同爲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
勅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厯故議郎蔡邕
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推元謂分考校
月食審己巳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
上言推元漢己巳元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
與光晃甲寅元相經緯於以追天作厯校三光之步

今為疏濶甲寅己巳前已施行效後始而已不用河平疏濶史官已廢之而漢以去事分爭殆非其意課又不近密其說部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遺漢歸鄉里

已上並本志

論歷元

黃帝造歷元起辛卯而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歷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歷到章帝元和旋

復疏濶召能術者課校諸歷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歷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歷者得開其說而其元渺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歷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止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歷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算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畧舉是以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論

宋治歷何承天曰歷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弊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

積世不悞徒云建厯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讖緯遂
開治亂此之爲弊亦以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
濶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
採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於漢志司馬彪曰自
太初元年始用三統厯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
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之爲厯幾乎不知而
妄言者歟元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於天
疏濶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
而造乾相法又制遲疾厯以步月行於太初四分

博精密矣

志終

